

# 终极教父

Mario Puzo

[美] 马里奥·普佐 著 陈杰 译

**Omerta**



南海出版公司

# 终极教父

[美] 马里奥·普佐 著 陈杰 译

Mario Puzo

Omerta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极教父 / (美) 普佐著 ; 陈杰译. -- 2版.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4.9

ISBN 978-7-5442-7220-9

I. ①终… II. ①普…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234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8-061

OMERTA

by

MARIO PUZO

Copyright©2000 BY MARIO PUZ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ADIO & OLSON,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终极教父

[美] 马里奥·普佐 著

陈杰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马秀琴

特邀编辑 杨宇声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170千

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2版

印次 2014年9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7220-9

定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http://www.readinglife.com)  
出品

乌默它 (Omerta) :

西西里的荣誉法则，禁止揭发同道中人所犯下的罪行。

——《世界图书词典》

## 楔子

一九六七年

西西里岛的戈尔福海堡山石密布，面朝着阴沉沉的地中海。教父<sup>①</sup>唐·文森佐·泽诺躺在床上，等待着死神的召唤。泽诺非常讲义气，毕生致力于维护西西里岛的公平和正义，帮助过许多处于困境之中的人，对于那些胆敢违抗他命令的人又毫不手软，因此深得人们的拥戴。

三个昔日的部下围绕在唐·泽诺的床前，他们都已经自立门户，干出了一番事业：他们是纽约的雷蒙德·阿普里莱、巴勒莫的奥克塔维厄斯·比安科和芝加哥的贝尼托·克雷西。他们都欠唐·泽

---

<sup>①</sup> 教父：在此为对黑手党大头目的尊称。

诺的人情，此番前来是为了接受教父最后的嘱托。

唐·泽诺是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父，毕生都在为维护旧的那套秩序而努力奋斗。他在各个领域都有涉足，但从不贩卖毒品或组织卖淫。而且，他从不让任何一个上门乞讨的人空手而归。他甚至会纠正法律的不公——西西里岛的大法官可以宣判，但只要败诉的一方占着理，唐·泽诺就会用自己的威望甚至武力来推翻大法官的判决。

富家子弟会听从唐·泽诺的劝告，把玩过的贫穷农家少女娶回家；银行没收无助农民的抵押品时，唐·泽诺会出面调停；年轻人如果因为没钱或是资历不够而无法进入心仪的大学就读，只要他属于唐·泽诺领导的家族，唐·泽诺就会帮他实现梦想。罗马的法律改变不了西西里的传统，也不具有丝毫威慑力。不管耗费多大的代价，唐·泽诺都会凌驾于这些法律之上。

不过在过去的几年中，他的权势开始逐渐衰微。他贪图女色，娶了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这个女人替他生了个健壮的男婴，自己却在生产中去世了。现在这个男婴刚到两岁。年迈的教父知道自己大限将近，撒手归西以后，他的家族必定受到势力更强的科莱奥内家族和克莱里库齐奥家族的疯狂打压，因此必须要为儿子的将来好好打算。

之所以要把三位朋友叫到床前，是因为唐·泽诺对他们有一个

相当重要的请求，但首先他还是对他们远道而来表示了真诚的谢意。接着泽诺告诉他们，他想把自己的小儿子阿斯托雷安置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但他希望阿斯托雷像他一样，成长为一个传统上的真正男子汉。

“我可以毫无憾意地死去，”他说道，虽然朋友们都知道被他杀害的人不下三位数，“只要能看到儿子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年方两岁，但是我在他身上已经发现了真正家族成员的心魂，这很罕见，已经近乎绝迹了。”

他告诉他们，他将从他们之中选出一位作为这个非同寻常的孩子的监护人。担负这个重责的人将获得一份巨大的奖赏。

“真是太怪了，”唐·泽诺睁着昏花的眼睛说，“根据惯例，长子应该具备家族领袖的气质。但我直到过了八十岁才盼来这样的——一个儿子。我不是个迷信的人，如果我迷信的话，我会相信这个孩子脱胎于西西里的这片土地。他的瞳孔像我最好的橄榄树结出的果子一样碧绿发亮。他具备着西西里人的天性——浪漫，喜爱音乐，欢乐。当然他还小，但是他却不会忘记每一个侵犯过他的人。只是他还需要加以引导。”

“唐·泽诺，您想让我们怎样做？”克雷西问，“我非常愿意把您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养大。”

比安科忿忿地瞪了克雷西一眼：“这孩子出生时我就认识他了。”



他和我比较熟，我会把他视如己出的。”

雷蒙德·阿普里莱看了看唐·泽诺，但什么话都没有说。

“雷蒙德，你呢？”唐·泽诺问。

阿普里莱说：“如果您选择我的话，您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

教父知道这三个人都对自己忠心耿耿。克雷西最为聪明；比安科最野心勃勃，坚定有力；阿普里莱为人诚恳，与自己比较相像，但他却是个残忍无情的人。

虽然已经死到临头，但唐·泽诺清楚，雷蒙德·阿普里莱最需要这个孩子。阿普里莱可以从这个孩子对他的爱中得到最大的回报，他的儿子也将从阿普里莱那里学到在凶险的世界上生存的方法。

唐·泽诺沉默了半晌。最后他终于下了决断：“雷蒙德，你将是他的父亲。我可以安息了。”

教父的葬礼之隆重堪比帝皇。西西里各个黑手党家族的头面人物都赶来向他表示敬意，送葬的人群中还包括罗马来的部长、大庄园主以及数百个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家族首领。

两岁的阿斯托雷·泽诺坐在黑马拖曳的灵车上。他穿着黑色的礼服，戴着黑色的筒状帽，双眼红肿，像个罗马皇帝似的端坐着。

巴勒莫的红衣主教主持葬礼，他庄重地向众人宣读着悼词：“无

论是健康还是疾患，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唐·泽诺都是在座每位  
的真心朋友。”接着他又宣读了唐·泽诺的遗言。“上帝把我召去了，”  
红衣主教读道，“他会宽恕我的过犯，因为我每天都努力去公平  
待人。”

葬礼结束以后，阿斯托雷·泽诺就被雷蒙德·阿普里莱带到了  
美国，成为阿普里莱家族的一员。

第五式一

## 一九九五年

当斯图尔佐家的双胞胎儿子弗兰基和斯塔切把车开进海斯科家的车道时，他们看见四个十几岁的高个男孩正在房前的小院子里打篮球。弗兰基和斯塔切从豪华的别克车上走下来，约翰·海斯科从房子里出来迎接。他个子很高，体型像只梨子似的，头颅上长着一圈整齐而稀疏的头发，一双蓝色的小眼睛闪闪发亮。“来得正好，”他说，“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个人。”

院子里的篮球比赛中断下来。海斯科骄傲地说：“这是我的儿子乔科。”篮球场上最高的男孩向弗兰基伸出了一只大手。

“嗨，”弗兰基说，“我们来场比赛怎么样？”

乔科看了看两个来人。他们身高六英尺，看上去非常结实，

分别穿着红色和绿色的拉夫·劳伦运动衬衫，下身是一色的卡其布裤子和胶底鞋。他们长得非常英俊，态度和蔼可亲，粗犷的外表透露着自信和风度。他们显然是兄弟，但乔科不知道他们是孪生子。两个人看上去估计四十出头。

“好啊。”乔科天真烂漫地说。

斯塔切露齿一笑：“太好了！我们刚刚开了三千英里，打球正好可以放松一下。”

乔科示意三个身高超过六英尺的同伴：“你们一组，我和他们两个一组。”他比同伴们打得都要好，因此他觉得这样会让父亲的朋友有机会赢。

“从容点，”约翰·海斯科对小家伙们说，“他们都是混日子的老家伙了。”

这时正是隆冬下午的三四点钟，空气寒冷，刺激着血液的流动。长岛的阳光冰冷惨淡，在海斯科家花房的玻璃顶棚和四周墙壁上闪烁。海斯科家表面上是以卖花为生的。

乔科的朋友们打球非常老练，谦让着年纪大的对手们。然而弗兰基和斯塔切迅疾地突破他们，上篮得分。乔科站在那儿，对他们的速度很是惊叹。接着弗兰基和斯塔切就不肯上篮了，拿到球后便马上传给乔科。他们从不做三分线外的远投，似乎认为摆脱对手的纠缠以后轻松上篮才算帅气。

对手开始利用自己的高度来突破两位中年人的防守，但投篮不中以后却很少能抢到篮板球。最后一个少年终于憋不住了，结实实地在弗兰基脸上上来了一肘。转眼间这个男孩就跌坐在了地上。目睹这一切的乔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接着斯塔切用球砸了弗兰基一下：“白痴，别闹了，继续和他们打。”弗兰基搀扶着男孩站了起来，拍了下他的屁股：“嗨，真对不起。”他们又打了五六分钟。这时老家伙们的体力开始明显不支，小鬼们在他们之间来回穿梭着。最终，弗兰基和斯塔切只好放弃了比赛。

海斯科把苏打水带进了院子里，年轻人围拢在弗兰基的周围，他的身上有一股特殊的气质，又在孩子们面前施展了一下职业球员的技巧。弗兰基拥抱了一下刚刚被自己击倒在地的男孩，棱角分明的脸上露出了饱经世故的怡然微笑。

“我就从老家伙的角度给你们提些建议吧，”他说，“多传球，少运球。最后一节即便落后二十分也不要认输。别和养了不止一只猫的女人出去约会。”

孩子们都笑了。

弗兰基和斯塔切与孩子们握过手，感谢他们陪着打了场球，然后跟在海斯科身后走进了绿荫环抱的大房子。乔科在他们身后嚷道：“嗨，你们真是太棒了！”

进门以后，约翰·海斯科带两兄弟上楼，去他们的房间。这个

房间的门很厚，门锁也非常精巧。兄弟俩注意到海斯科在把他们带进房间以后，顺手锁上了门。

房间的面积很大，是个带浴室的套间。房间里有两张床——海斯科知道兄弟俩喜欢睡在同一个房间里。房间的一角放着一只嵌有铁条的大箱子，配着沉甸甸的金属挂锁。海斯科用钥匙开了锁，掀開箱盖。一些黑色的手枪、自动步枪和弹夹赫然入目，整齐地排列在箱子里。

“这些够用了吗？”海斯科问。

弗兰基说：“没有消音器。”

“干这事用不着消音器。”

“很好，”斯塔切说，“我讨厌消音器，开火的时候根本用不着这种东西。”

“好吧，”海斯科说，“你们先洗个澡，安顿下来。我去把几个孩子打发走，做顿晚饭。你们觉得我儿子怎么样？”

“是个非常好的男孩。”弗兰基说。

“他的球打得还行吧？”问话时他骄傲得脸都发红了，看上去更像一只熟透的梨子。

“打得很棒。”弗兰基说。

“斯塔切，你怎么想？”海斯科问。

“他非同寻常。”斯塔切说。

“他拿到了维拉诺瓦大学的奖学金，”海斯科说，“下一站就是NBA比赛了。”

过了一阵，当双胞胎兄弟下楼回到客厅，海斯科已经在等着了。他准备了蘑菇嫩煎牛肉和一大盘蔬菜色拉。桌子上还放着一瓶红葡萄酒。

三个人在桌子两边坐了下来。他们是老朋友了，对各自的一切了如指掌。十三年前，海斯科离了婚。他的前妻和乔科住在几英里以西的巴比伦镇。不过乔科经常会来这里玩，海斯科一直是个溺爱儿子的父亲。

“我还以为你们明天早晨才会到呢，”海斯科说，“如果知道你们今天就来，我会早点把孩子打发走。你们的电话来得太晚了，我已经来不及让他和他的朋友们走了。”

“没关系，”弗兰基说，“他们不碍事的。”

“你们在几个孩子面前出尽了风头，”海斯科说，“你们没想过到职业队去打球吗？”

“没有，”斯塔切说，“我们不够高，只有六英尺。那帮混球对于我们来说太过庞大了。”

“这话可别在乔科面前讲，”海斯科吓着了，“他还要和那些家伙打球哩。”

“当然不会，”斯塔切说，“我才不会在他面前说呢。”

海斯科放松下来，细细地品味着红葡萄酒。他向来很喜欢和斯图尔佐兄弟一起工作。他俩很容易相处——不像其他家伙那样蛮横无理。他们有一种平易近人的气质，因此和他们在一起会感觉很轻松。他们处事很谨慎，给人一种放心的感觉。

三个人缓慢而随意地用着餐。海斯科不断地把煎锅里的菜直接拨到他们的盘子上。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弗兰基对海斯科说，“你为什么又要改名？”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海斯科说，“我并不为自己是个意大利人而觉得羞耻。但你知道，我这模样太他妈的像德国人了。金黄色的头发，蓝眼睛，还有这鼻子。配上意大利人的名字会让人觉得可疑。”

双胞胎兄弟哈哈一笑，对他表示理解。他们都知道海斯科这是在胡扯，但他们并不介意。

吃完色拉以后，海斯科又端来了浓咖啡和意大利油酥饼。他问兄弟俩要不要抽雪茄，但他们拒绝了。他们情愿抽自己的万宝路，这烟和他们刚毅的西方人面孔比较般配。

“该谈谈正事了，”斯塔切说，“这是桩大买卖吧，否则特地让我们从他妈的三千英里以外开车赶来干什么？我们本可以乘飞机



过来的。”

“还算不错，”弗兰基说，“我喜欢这趟旅行。我们亲身领略了一下国内各个地方的风情，过得很愉快，小镇上的人都很热情。”

“旅程非同寻常，”斯塔切说，“不过，路程也太远了。”

“我不想让你们在机场留下记录，”海斯科说，“日后追查起来，联邦调查局的那帮家伙首先会从机场查起，到时候一定会弄得沸沸扬扬的。你们不怕被那些人盯上吗？”

“小菜一碟。”斯塔切轻蔑地说，“这次让我们对付谁？”

“教父唐·雷蒙德·阿普里莱。”说话时海斯科被咖啡呛了一下。一阵冗长的沉默。海斯科第一次感受到了两兄弟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杀气。

弗兰基轻声说：“你让我们赶三千英里路，就是让我们干这个吗？”

斯塔切笑着对海斯科说：“约翰，很高兴有你这个朋友。给我们一点‘毙稿费’，我们这就走。”双胞胎兄弟放声大笑起来，但是海斯科根本不知道他们说的“毙稿费”是什么意思。

弗兰基在洛杉矶有一个做自由撰稿人的朋友。他曾经告诉过弗兰基和斯塔切，杂志社有时会请他写篇文章，但最终却不一定发表，这时杂志社就会付给他少量的“毙稿费”。兄弟俩采用了这种做法，在接受某桩生意时向对方收取一定比例的补偿。这次